

新 支 点 长 篇 小 说 丛 书



XIN ZHI DIAN
CHANG PIAN XIAO SHUO
CONG SHU
FU ZHEN

关仁山 著

福 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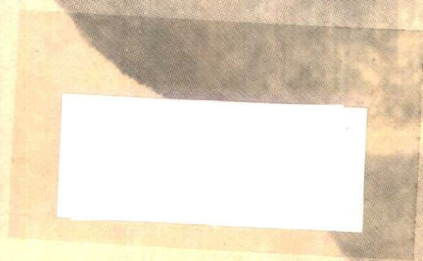
百 花 文 艺 出 版 社

福 镇

关仁山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福 镇
关仁山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河北省迁安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 1/2 插页 2 字数 215000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5306-2428-8/1·2166

定价:17.00 元



BAIHUA

新支点长篇小说丛书

内 容 提 要

一堆神秘的洋垃圾像窃贼似的，在静夜无人的时候悄悄地潜入了福镇。于是，一场灾难便降临到福镇稻农的头上。六百亩稻田惨遭污染，一夜之间死个精光，而惨遭打击的还有稻农的心，遭受打击最重的是，一憨老汉，他悲痛欲绝痛不欲生，叫天天不应，求地地不灵。代表地方工业势力的轧钢厂厂长潘老五，宁死不肯承担重任，并将「进口洋垃圾」的全部责任，一概推到镇政府的头上，给新上任的女镇长陈凤珍出了一道难题，而一憨老汉也在「一气之下服毒自尽」险死非命。

新支点：泛工业题材时代

——“新支点长篇小说丛书”序

蒋子龙

当下是一个“点子时代”——似乎用不着讨论。

“点子大王”和作为工业社会标志的钢铁大王、石油大王、金融大王、汽车大王等等工业巨头并驾齐驱。“点子”是一种眼光和智慧，有无可估量的价值。各行各业出类拔萃的人物，总是那些经常能想出许多好“点子”、且具有把好“点子”变为灿烂现实的运作能力的人。

文坛亦如此。年轻的编辑家闻树国就是位“点子”很多的人——他最早是以自己的小说登上文坛的，我之所以称他是编辑家而不称他是作家，积近十年来的观察，觉得他是那种为了编好书可以自己是不写书的编辑。眼下文坛缺少的正是这种具有敬业精神的优秀编

辑家。“新支点长篇小说丛书”就是他的点子。

第一批，推出五部。阵容齐整，精壮。作者都是当今中国文坛上最活跃、创作正处于泉涌状态的青年作家。

这套书的出现给我一个强烈的印象：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泛工业题材时代”。

工业题材曾经是作家们心照不宣的禁区。中国文人的遗传基因里有着太多的儒、道、释，对工业原则有着本能的惧怕和排斥。自人类发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中华民族这个强大的历史悠久的封建帝国，就开始走背字儿，处于下风。近代史上的重大耻辱莫不是由工业落后给带来的。工业这种强大的强加于人的现代宗教，以其铁板一块的不可更改的原则，以其取代一切的无法阻挡的气势，把当代作家逼到了墙角——人物被机器淹没，情感被钢铁的管道包裹，内行不写，外行不懂，艰涩难读，吃力不讨好。当代文学在工业题材上进进退退地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努力，虽有收获，却不是大面积的突破。当代作家长期处于一种“愧对当代”的尴尬之中——被现代工业品从头到脚地武装起来，却不敢表现这个现代工业社会，害怕捉襟见肘，露出才智不足的窘相。于是“好汉子不愿意做，赖汉子做不了，”大家躲之唯恐不及。

终于，无处可躲了——中国进入了工业社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由工业的发展牵动着社会的灵魂，工

· 新支点长篇小说 ·

业的兴衰提供了对于人和生存环境的诸多思考……

作为工业急剧膨胀的标志,老城市越来越大,新城市越来越多——成千上万的县纷纷改为市,乡镇成了生机勃勃的工业园区,传统意义上的或纯自然的没有一点工业的村落越来越少,政府对这些地区“扶贫”的重要手段就是送去工业。工业带来了富裕,也造成了新的贫穷、腐败和无序。工业改变了现代人的生活、思想和情感,工业污染甚至会影响人类的遗传。人类的命运再也无法摆脱工业——这就是现实,躲开了工业,就是躲开了这个社会,躲开了当代文学赖以生存的现实土壤。

工业左右着经济的命运,经济问题处于当今社会各种矛盾冲突的首位,直接关系着文化冲突、贫富冲突、男女冲突和伦理道德的冲突。作家们又如何能回避现代人的这种工业命运和工业人生呢?

工业关系着每个人的生活,不再神秘,成了人人关注的社会现象。

然而要理解这种遽然而至、繁复多变的工业现实并不那么容易,想深刻地批判它就更难了。生活不是故事,杂乱,随意,严肃而荒谬,散漫而奇巧,有时“忠于现实”反而不现实,写的非常真实反而不真实,一心想表现现实却反被现实套住。比如现今工业界普遍存在着的人人都在听在传的问题,是企业亏损,资金短缺,企求合资,跨国爱情,勾心斗角,商界腐败,职工下岗……

现实中发生的小说中都有了，人们不会指责生活重复，却埋怨小说跌进了一种新套子，是在现实之下写现实，在工业之中写工业。越像越不像，越具体越不具体，陷入佛陀设置的谜语之中：“凡有言说，皆非实义。”“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工业题材的文学作品撕开工业社会的硬壳、显露其伤口还不算太困难，能提供比现实更强大的真实才是工业题材的文学受到普遍欢迎的关键所在。

“新支点丛书”的作者是一批机智的又是勇于表现自己时代的作家，他们想用自己的灵性激活工业题材，用富于智慧和活力的语言揭示工业现实的冷峻和沉重。离合悲欢，灵肉升沉，把各种各样的工业生活、工业人生写得非常有趣。给工业题材设置了一个又一个工业人物命运的“谜局”——工业题材重新“热”了起来就与此有关。即便是工业题材，最迷人的地方也不是工业本身，而是人的故事——生命之谜构成小说的魅力。

编辑一个聪明的“点子”，获得了一批有才华的作家的积极响应，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有如此收获，真难能可贵。让人有理由相信，工业题材的创作将会变得备受关注，道路广阔，而且会越来越繁荣。

祝贺他们。

宋书记说，我们有些同志，拿着公家的钱不当钱，对树立自己的威信倒是很上心的。

陈凤珍气得抖了，我，我……
树自己威信，我站在被告席上，对着电视镜头，天底下有当被告树自己的吗？



第
一
部

1

这是一个多事的秋季。

暑气最盛的时辰过去了，立秋之后没几天就凉了。秋日里雨水多得屋檐吊线线儿，一直到陈凤珍镇长从县城开会回来，福镇上空的天景儿才慢慢放晴。但是，街巷里和田园上仍弥漫着一层看不清的白气。

雨天里的一个响雷，竟然击中了镇口的一棵千年白果树，劈落两股树杈。树杈落在周围的土墙垛上，将古墙垛砸出很大的豁子。树杈上筑巢多年的老鹅窝也连锅端了，使镇上晒太阳的老人望着劈散的老树发呆。陈凤珍透过白气往那里望了望，也发现了父亲的身影。父亲老陈头说过，白果树是有血脉有生命的东西。落地雷击中了它，说明镇上有邪有妖了，落地雷是专收妖魔孽障的。陈凤珍镇长不信妖不信邪，但她也觉得

眼下的福镇不对劲儿了。一整天的忙乱里，她眼前总是晃动白果树被击折的影子。

秋天的下午，总算来了一件让陈凤珍高兴的事儿。镇里的红星轧钢厂被评为全县“十佳明星企业”之一，要举行隆重的挂匾仪式。宗县长还要参加会议。红星轧钢厂能被评上明星乡镇企业，完全是镇农工商公司副总经理兼轧钢厂厂长潘老五一手操作的。眼下镇里好多企业都瘫痪了。前几年，福镇是富镇，与其它乡镇比一直是羊群出骆驼，撑到今年秋天也不行了，里走外转不见钱。镇财政逮住蛤蟆攥出尿，手拿把掐不见亮儿。前几位镇长都升了，据说是敢于上项目上规模善于负债经营，有了政绩也肥了腰包，轮到陈凤珍接手，赶上银行不放贷，治理整顿烂摊子。一年的光景，经济越治越乱，好多企业都关门放假了，银行催还贷款，外地索债的不断。这次到县城开会，宗县长夸福镇的精神文明抓得不错，言外之意是经济上不去，一手硬一手软了。陈凤珍脸红红地说，眼下镇里企业真是难啊。宗县长沉眉阴脸地问，想撤呀，不难派你回乡吃干饭？陈凤珍眼睛灵活地转了转说，我有个设想，在全镇企业中搞股份制改革。宗县长笑了，这是个新支点，对现今杂乱无序的乡镇经济，股份制也许是个好招子。陈凤珍想回来就大张旗鼓地干一场。都知道宗县长器重陈凤珍，不仅仅是赏识，而且因为他们是一条线上的。宗县长当过县团委书记，而陈凤珍

被宗县长提名来到福镇之前也是团委书记。陈凤珍能摸领导意图，一到福镇就将镇团委书记吴玉林提为镇党委委员、镇政府办公室主任。这种团结方式确实挺灵，吴主任鞍前马后围她转呢。

大中午，陈凤珍在办公室等城里一个电话，没去家里吃饭，自己从食堂端来面条打卤。正吃着，吴主任进屋来说，下午的轧钢厂挂匾仪式可能要出事儿。陈凤珍一愣，你说会出啥事儿？吴主任神秘地笑着。陈凤珍问，是不是怕有人将轧钢厂的臭底子亮给宗县长？我听到了，有人骂十佳是十假！唉，死马当成活马医，全当是鼓劲儿呗！吴主任摇摇头。陈凤珍一脸的疑惑，心想那会出啥事儿呢？然后就狠狠瞪了小吴一眼，心里揣揣的。

下午红星轧钢厂的挂匾仪式果然出了乱子。当宗县长亲手将“十佳明星企业”的牌匾递到钢厂厂长潘老五手中的时候，草上庄的种粮大户二憨老汉带十几个稻农，骂骂咧咧地闯进厂门口。宗县长吃了一惊，潘老五接牌匾的手也抖了。镇党委书记宋鹤奎见这阵势，将脸扭向满脸惶惑的陈凤珍说，陈镇长，你去看看，门口闹腾啥？这些刁民简直无法无天啦！陈凤珍朝吴主任使个眼色，吴主任跟她急急地去了。

会场那头是一片掌声，这里是骂声一片。门卫老孙头正往外撵赶着稻农，骂，还不快走？惊动了县长，惹恼了潘厂长，你们就是浑身长嘴，也他妈甭想要钱

啦！陈凤珍走过来问，到底出啥事啦？二憨老汉挤出人群说，陈镇长，你可让俺们好找哇，钢厂进口的废垃圾，糟蹋了俺们的稻田！吴主任纠正说，不叫糟蹋，是污染。陈凤珍愣了愣又说，乡亲们，我刚从城里开会回来，真的不知道，咋，污染严重吗？二憨老汉刚才还是雷公似的一脸怒容，立马就一脸哭腔了，俺家那400亩稻禾，还有这些乡亲们的200亩，一共600亩哇，都完了，完啦！陈凤珍看见老人怀里抱着一捆干枯的稻禾，手上的皱皮枯枯的，皮下拱着干干的骨节。她从二憨老汉怀里接过稻禾，定定一瞧，沉沉地叹了口气，说这事镇里不会撒手不管的，眼下正在开会，你们先进传达室喝口水。散会之后，我带潘厂长来找你们谈。二憨老汉连连点头，谢谢陈镇长了，你得给俺们做主哇！潘老五这狗东西，浑啊！说着领乡亲们进了屋。老孙头还在嚷嚷，看陈镇长的面子放你们进来，不过，你们别给鼻子上脸啊！二憨老汉跺脚骂，呸，潘老五挡下的狗！老孙头要怒，被陈凤珍喝住了。

陈凤珍走了几步，叫住吴主任，问他是不是早知道。吴主任恨恨地说，我是知道，就是要给潘老五一个下马威，让宗县长也跟着清醒清醒。陈凤珍瞪眼说，你呀，没个全盘观念，不上一年毛病都添全了。吴主任不服，潘老五惹下的祸，让他自己出来擦屁股！陈凤珍沉吟不语。她知道潘老五是镇党委书记宋鹤奎的心腹，而宋书记偏偏不把陈凤珍放眼里。宋鹤奎是部

队转业干部，跟县委组织部的贺部长是连队战友。他比陈凤珍早来福镇三年，红星轧钢厂红火那阵儿，宋书记就抓了潘老五这个典型。虽然镇农工商总管由陈凤珍挂名，实际是早已被潘老五架空，潘老五由一把手宋书记调遣。陈凤珍在福镇搞经济则是丫环带钥匙当家做不了主。碰着耍鼻子事儿自然跑不了她。潘老五大名叫做潘五兰，男人起了女人名儿，处处晦气。镇上人叫潘老五叫惯了。潘老五是手眼通天的人物，农民企业家，省劳模，福镇企业的创始人。他伺候了几任书记镇长了，喜欢他也好，恼他也罢，谁也动不了他。陈凤珍记得红星轧钢厂从西德进口贝精粉，潘老五一锤定音，说进就进了。陈凤珍让潘老五慎重些，潘老五不听，结果上了外国佬的当。贝精粉运回福镇，一拆集装箱就傻了眼。全是臭味熏天的民用垃圾，往厂后的空地一卸，捡破烂的就围上来，还翻出不少黄色画报。陈凤珍让潘老五赶紧派人看管，还让派出所孙所长点火烧了那些黄货。潘老五也慌了，赶紧给德国打电话，对方“哈喽，哈喽”叫两声就放了，话务员当即朝潘老五要了2000元电话费。“哈喽哈喽”两千块的话柄就在福镇传开了。陈凤珍要求镇里对直接责任者追究责任。宋书记骂，咋追？这几年经潘老五贷款就有三个亿，谁来还？谁愿坐这根大蜡？陈凤珍哑口无言。她知道潘老五这阵儿真成爷了，现在黄世仁管杨白劳叫爷呢。县里退休的公安局副局长老徐给

潘老五当保镖，还从镇医院聘请了贴身保健医生。有个头疼脑热的病，银行行长县长书记都来看他。陈凤珍为了在福镇立足，不情愿地拿热面孔亲人家冷屁股。她愣了一会儿问，小吴，我不明白，这废垃圾咋跑草上庄稻田啦？吴主任讷讷地说，抓文教卫生的高副镇长让厂里转运出去的，说县里卫生大联查！陈凤珍愤愤地吼，乱弹琴，还嫌福镇不乱啊？然后就朝会场走去了。

宗县长在台上讲话，宋书记从陈凤珍的表情里感到了不妙。没等宋书记开口，陈凤珍就悄悄将废垃圾污染稻田的事说了，宋书记老脸就绷住了，问废垃圾咋跑草上庄去啦？陈凤珍没好气地说，这得问潘大厂长。恰巧潘老五颠颠儿地凑过来问，宋书记，午饭在哪儿安排？宋书记黑着脸说，先别提午饭，我问你，进口的废垃圾清哪儿去啦？潘老五说，弄到草上庄的东河坡上去啦。是高镇长让清除的。陈凤珍问，是高镇长逼你往草上庄弄的？潘老五摇头说，那倒不是，厂里找的地方，咋啦？宋书记训他，咋啦，惹下大祸啦！前天的暴雨，将垃圾冲入稻田，造成草上庄 600 亩稻田污染，稻农找上门来，要你赔偿呢！潘老五猛吸一口凉气，呆一会儿赖劲又上来了，骂这些刁民讹人，谁敢断定是垃圾污染？陈凤珍说，昨天下午，县环保局来人鉴定啦。潘老五长叹一声。宋书记看看表说，我看，这个会尽早结束，我陪宗县长到纸厂转转，陈镇

长、潘厂长，还有，把高副镇长也叫来，妥善处理这起污染事件。眼下咱们福镇经济滑坡，不能再惹出大乱子，中央讲稳定，咱地方更要讲稳定。陈凤珍点头，说，是啊，这可不是小事儿。潘老五大大咧咧地说，怕啥，蚂蚁挡道翻不了大车！

挂匾庆典就草草收场了。

宋书记和宗县长的汽车一走，陈凤珍就叫着潘老五往传达室走。远远地，她们就听见稻农在骂，轧钢厂占俺们草上庄的地，占地款到今几个拖欠不给，还把俺们往死路上逼啊？又有人骂，啥鸡巴十佳明星？秋后的黄瓜棚空架子！俺看评个十假明星差不离儿。就有人嘿嘿笑。二憨老汉叹道，甭管人家十佳十假的，能赔咱稻谷钱就成啊！一屋子人正呛呛着，陈凤珍和潘老五进来了。

潘老五脸色很难看，说，是哪个在俺的厂里嚼蛆？在福镇，谁不知道俺潘老五吃软不吃硬？二憨老汉说，不管你是软是硬，污染了俺们的稻禾就得赔！然后将那捆枯死的稻禾狠狠地摔在桌上。潘老五说，啥能证明，稻田是俺厂的垃圾污染的？二憨老汉说，保险公司的和环保局的人都来啦，不着化验，俺们敢摸你这老虎屁股？你打听打听，俺二憨老汉是胡搅蛮缠的人吗？潘老五一愣，问，你就是李平原的爸爸，二憨？二憨老汉愤愤的说，你别往俺儿子身上扯，他在城里打工，与此事无关！见屋里气氛有些紧张，陈凤珍笑